



陈海龙造像碑(正面和背面)

# 一方石碑刻画北朝气象

胡春良 文图

在北朝时期,山西的地理政治格局经历了多次变化。公元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北方四分五裂的局面。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山西绝大部分为东魏领地,南部少部分为西魏领地。后来,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山西统一为北周领地。此外,山西在南北朝时期也是多个政权的军事重地。平阳(今临汾尧都区)、平城(今大同市)和晋阳(今太原市晋源区东北)都是全国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平城为北魏的都城,晋阳为东魏和北齐的“别都”“陪都”。正是由于山西在北朝时期所处的地位,也在文化方面留下了鲜明的北朝印记。当时战乱频仍,社会失序,人们对现实的无助和对来生的憧憬,促成了北朝佛教的空前发展,开窟造像蔚然成风。至今山西的北朝佛教艺术遗存,仍有200余处石窟寺、摩崖造像和难计其数的单体造像及造像碑。山西博物院“佛风遗韵”展厅就收藏、展示有多通北朝造像碑,比如陈海龙造像碑、卫秦王造像碑、王黄罗等百余人造像碑,彰显了造像碑的北朝气象,有着很高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俗价值。现简单介绍一下陈海龙造像碑。

陈海龙造像碑,是从运城市征集而来的,于20世纪50年代入藏山西省博物馆,一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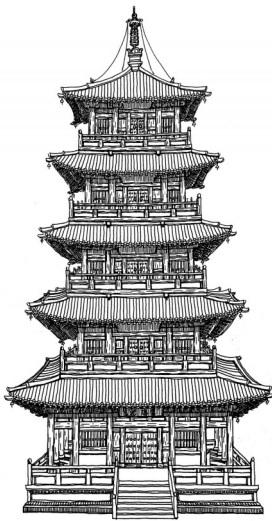
陈列于纯阳宫专题陈列部,2004年被调入山西博物院新馆展厅。该碑高120厘米,宽56.5厘米,厚18厘米,由黑灰细砂岩雕刻而成,碑铭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二年(562)正月二十四日敬造。

陈海龙造像碑,正、背面各雕造像龕三层,每层主龕两侧各有四小龕,小龕之间均有供养人姓名。碑阳额部中刻一兽头及二莲花化生,侧雕走兽,狐猿情态毕肖。第一、二层主龕为尖拱式,龕楣饰凤首反顾。第三层主龕作帐形。三龕主尊依次为立佛、倚坐弥勒菩萨和坐佛,各协侍二弟子二菩萨。碑阴三龕主尊依次为坐佛、交腿佛、倚坐佛。碑左右侧各开六层千佛龕,碑下部刊铭陈海龙等造像记。此碑工整精美,纹样细腻独特,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造像碑是佛教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是在石窟寺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将石窟的雕刻方式移植到地面寺院中出现的可移动的佛教造像,是石刻造像和传统碑碣形式的结合,融雕刻、绘画、建筑、书法于一体,反映了五世纪至七世纪民间百姓(含官吏)的宗教信仰和当时的社会状况。造像碑,碑面凿刻的佛像、供养人以及发愿文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其中,碑面上的佛道像是通过对佛或道的礼拜和崇敬,祈求佛、道的庇佑和保佑;供养人是出资发愿雕刻造像碑的像主及其家属、亲戚或社会关系成员的形象,人像旁刻有题记,内容包括供养人的籍贯、姓名、官职、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发愿文是造像者为国家和皇帝祈福,为自己和亲人消灾免罪,表达自己朴素愿望的祝福语。

北朝早期佛像多为高鼻深目、薄衣贴体的异族模样。中后期逐渐汉化,呈现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南朝“名士”形象。佛教造像这一外来艺术经历了不断民族化的过程,造像碑就是佛教艺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在形式上追求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陈海龙造像碑不仅是造像碑的经典佳作,反映了北朝中后期汉化的佛造像风格,而且承载了丰富的信俗、时代印记,以及文化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 状物



太山舍利塔

籍云燕 绘

## 万物

# 乡野萝藦香

辛淑英

在我的老家山西侯马乡下,萝藦不仅在野地里随处可见,就连篱笆、老树枝丫上,也爬满这种缠绕生长的藤蔓:开着淡紫或白色、幽香四溢的簇状小花,结出纺锤形青黄果实。萝藦又名羊婆奶、天浆果和芫兰等,在我国山西、山东、江苏、辽宁等省均有野生种群。别看它不起眼,生命力却极顽强,千百年间,这种乡野植物不仅有着独特的文化寓意,还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实用价值。

萝藦之名,可追溯到《诗经·小雅·蒹葭》:“葛与女萝,施于松柏。”“女萝”是萝藦的古称。古人见它藤蔓柔弱,却能攀附于松柏等高树生长,便冠以此名,后来被《本草纲目》正式收录,定名为“萝藦”。

事实上,萝藦始终与“坚韧”和“思念”两大意象紧密相连。即便生在贫瘠土地,历经风吹雨打,它也能牢牢攀附他物向上蜿蜒;而它的果实,更被赋予“思念”的含义。相传古代有外出求学者,临行前母亲会在庭院种下萝藦,叮嘱他“见萝藦结果,便知家中牵挂”,此时的萝藦,成了传递乡愁的信物。它的花虽小且不艳丽,香气却格外浓郁,因此常被文人墨客写入诗词,如“露染靡芜叶,日照芫兰枝”“枸杞萝藦俱不食,樱桃芍药偶相亲”,字里行间尽显这一寻常风物的独特之美。

对我而言,萝藦更是难忘的“童年野食”,是刻在记忆里的乡野味道。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祖母总会到篱笆跟前摘下它的嫩茎叶,先在沸水中焯烫,再放入凉水里浸过。无论凉拌、清炒,还是做汤、包饺子,吃来都别有一番清爽风味。除了嫩茎叶,我和伙伴们夏天在野地里割草时,看到青绿鲜嫩的萝藦果,会摘下来剥开,吃里面的白瓢,入口自带清甜,是独属于乡野的童年滋味。

更值得一提的是,萝藦的全株均可入药。萝藦性温,味甘、辛,具有通乳、解毒等功效。《本草纲目》中记载,萝藦“主劳伤虚羸,补益气力,长肌肉,强阴。久服轻身延年”,足见其在滋补方面的价值。



# 保宁寺独特的关公像

晓星

走进窦大夫祠,那古朴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仿佛瞬间将人拉回了遥远的过往。而祠内的保宁寺,更是一处承载着岁月故事与艺术神韵的所在。

保宁寺是明代建筑,历经数百年风雨,仍稳稳地伫立在那里。踏入寺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明代留存下来的塑像——关公、关平与周仓。殿中的关公塑像,极具特点,与我们平常所见的关公形象大相径庭。平常所见,关公要么是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的站姿,仿佛下一秒就要跨马出征,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要么是捧书夜读《春秋》,沉浸在知识与道义的世界里,尽显儒雅与智慧。可保宁寺里的这尊关公像,却是坐姿。那端坐的姿态,少了几分征战沙场的凌厉,多了几分运筹帷幄的沉稳,仿佛在静思着天下大势,谋划着忠义之道的践行。再看面色,寻常关公像多是红脸,象征着忠义赤诚,或是金脸,透着神圣庄严。可这尊关公像,却是黑脸。那深沉的黑色,似蕴含着无尽的威严与力量,仿佛能震慑住世间一切邪恶。

关公雅号“美髯公”,他的胡须向来是连鬓为一个整体,飘逸且富有层次感,为其形象更添一份潇洒与不凡。但保宁寺的这尊塑像,胡须却是三段胡。这独特的造型,打破了人们对关公胡须的固有认知,却也让这尊塑像更具别样的艺术魅力,仿佛在细节处彰显着古代工匠的巧思与创新,让关公的形象在传统中又多了几分新奇的韵味。还有那肩部,是溜肩的形态,没有了常见的挺拔与刚硬,却又在柔和之中,传递出一种别样的气度,似是将关公的威严与亲和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关平与周仓的塑像位列关公左右,同样栩栩如生

生。关平,作为关公之子,塑像透着青年将领的英气与稳重,仿佛随时准备听从父亲的调遣,为了忠义之事奔赴前方。周仓,那壮硕的身形、坚毅的面容,手中或持兵器,或作护卫之态,将他的勇猛与对关公的忠诚,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看着这三尊塑像,千百年前那忠义的故事仿佛在缓缓上演。

保宁寺里的塑像,从明代一路走来,见证了岁月的更迭,朝代的变迁,也见证了无数人对忠义精神的崇尚与传承。同时,它们更是古代工匠智慧与艺术的结晶。那每一刀的雕刻,每一处的着色,都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与智慧,让冰冷的泥塑拥有了灵魂,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保宁寺内,望着这些塑像,心中满是感慨。岁月或许会在建筑上留下斑驳的痕迹,却无法磨灭这些艺术珍品的光彩。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向每一位前来瞻仰的人,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传递着忠义的精神。



保宁寺周仓、关公、关平塑像 邓寅明 摄